

一餐早点，一念心安

王海

生活里最动人的温暖，往往藏在市井烟火的细碎日常中。一面之缘、一场误会、一次确认，看似平淡，却总牵动人心。人心安稳，才是人间最好的滋味。

我素来晚睡早起，晨起缓慢随性。离家500米、隔两条街的一品香早点铺，是我这三年不变的早餐去处，这个习惯早已融入日常。

改变始于一个慵懒的清晨。那天起得更迟，正欲前往早点铺，路上转弯的时候，街角一间朴素的小店“早笼纪”悄然入眼。店面仅一间门头，店前众多食客排队有序。我心想，能留住人的小店，味道定然不俗。几番权衡，终究打破惯性，抬脚走了进去。

店铺进深不大，前店后坊，通透敞亮，几位女工揉面、包馅……动作娴熟。蒸笼层层叠叠，白汽升腾。前台一对30来岁的夫妇分工默契：男主后厨备货，沉稳踏实；女主收银点餐，温和耐心。我暗忖，这是一对勤恳持家的夫妻档。

初次用餐便觉惊喜，粥熬得绵稠，汤调得鲜香，包子皮薄馅鲜，远远超出预期。味蕾被这寻常烟火温柔击中，惯性的堡垒悄然坍塌。从此，早笼纪入了我的心仪清单，平淡日常里多了一处可安心落座的归宿。

真正让我心绪辗转的，是一场雨天的小误会。

上周，同学父亲去世，大家约定周五清晨赴丰县吊祭，中午前返程。行程紧迫，我破例早起。我多年来恪守一个习惯：无论多赶，一顿热早餐必不可少。那日大雨滂沱，街巷积水湿滑，我不愿绕道，便就近走进早笼纪。

雨天小店依旧喧闹，我迅速点好早餐，总价7元，准备扫码付款，偏偏网络卡顿。我反复刷新、切换支付方式，页面依旧停滞。接我的车已在路上，我心急如焚，干脆关机重启。屏幕缓缓亮起时，身旁一位老者也刚结完账，老板娘轻声报了句“7块”，恰与我的餐价相同。

手机终于恢复，扫码、输密、支付成功。我匆匆喝完粥，撑伞冒雨离去。刚走没多远，身后传来一声带着迟疑的呼唤：“大哥，你是不是吃饭忘了付款？”我骤然回头，雨幕中老板娘站在转角，一手撑伞，一手攥着收款码，目光带着不确定，语气满是试探。

四下无人，我确定这声询问是喊我的。我当即点开手机账单递过去，她匆匆一瞥，面露愧色：“大哥，对不起，是我搞错了。”语气诚恳，没有一丝质疑。我摆手说没事，便转身离开。

事情本该到此为止，可上车后心绪渐平，那一幕在脑中反复回放。雨大、光线暗、手机屏幕小，我展示账单不过一瞬，她怕是并未看清明细，只是出于礼貌而暂且作罢。她心里会不会认定我逃单？日后我去用餐，会不会遭遇异样目光？这比任何指责都更让人如鲠在喉。心绪至此，内心再度悬了起来。我素来爱惜名声，旁人的眼光看得比什么都重。于是，我暗下决心，下次一定要主动核对澄清，还彼此一份坦荡。

次日清晨，我再次走进早笼纪。怀揣忐忑，排队时提前打开完整的付款记录。轮到我时，先将手机递上前：“老板，昨天雨大，我怕您没看清，这是我付款的账单，您再核对一下。”声音比我预想的稳，手心却是湿的。她愣了一下，认真看清后，眼底疑虑尽散，温和一笑：“想起来了，昨天是我没看清，大哥别往心里去。”我心头一直压着的石头，“咚”地落了地。

心结全然放下，我安然落座。醇厚绵软的杂粮稀饭、香辣适口的辣汤，每一口都温润治愈，这一刻的餐食格外香。

同样的小店，同样的餐食，昨日焦灼、食不知味，今日澄澈、满口生香。此刻我真切懂得：食物的滋味并未改变，

变的是舌尖后的那颗心。心不安，山珍海味也是嚼蜡；心安了，一碗杂粮粥也能喝成珍馐。生活中的大多数烦恼，从来都不是惊天大事，而是心底未解的执念、未澄清的误会。

后来再去，老板娘见到我总多问一句“辣汤够不够辣”或“粥要不要多加勺糖”。那份自然的熟稔里，有对老顾客的照顾，或许也藏着对那场误会的温柔补偿。但于我，这份坦然已足够。

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误会，一次主动坦诚的核对，消解了无端猜忌，成全了彼此的坦荡。老板娘的谨慎与诚恳，藏着普通人最朴素的善良；而我从初识的欣喜、误会的忐忑，到自清后的释然，也让寻常早餐有了特殊的温度。

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。市井烟火最动人处，从来不在食物本身，而在食物背后那些活生生的人，和那些细碎却真诚的交往。一碗粥的温度，抵不过一颗安定的心。而一颗安定的心，往往需要另一颗坦荡的心来成全。

早笼纪的粥还在熬，蒸汽还在飘，老板娘还在那个位置站着。我也还会去。只是现在再去时，我知道，我和她之间，已经没有什么需要躲闪的了。人心安稳，才是最好的滋味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郭艾心想：“玉儿性格刚烈，岂是我能够左右的？好在她天性至孝，明日我需见机行事，实在不行我只需上演苦肉之计，她定会屈从。”想罢对郭溪说道：“劳烦二弟去将这府中上下重新布置一番，为兄累了，想早些休息。”

郭溪起身道：“哥哥早些休息吧，我这就命人将府中内外扮成大喜之色。”

郭艾对他挥了挥手，起身向内室走去。

秋风劲吹，枝叶在窗外哗哗作响。郭小玉辗转反侧，着实难以入睡。她披衣起床，来到窗前，轻轻地将窗户打开。冬儿听到动静，急忙起身，点了烛火走了进来，问道：“小姐又感心中烦闷了吧，奴婢陪小姐说说话儿。”

郭小玉瞧向冬儿道：“今日不用你陪我，去睡吧，我想独自待一会儿。”冬儿知道郭小玉的脾气，叮嘱道：“今日天气有些寒冷，风又大，小姐保重身体要紧。”

郭小玉闻言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当初我也如此叮嘱过他。”

冬儿问道：“小姐在说什么，奴婢没有听清。”

郭小玉回过神来轻声说道：“没什么，你回去睡吧。”

冬儿答应后将烛火放在梳妆台上，又回首瞧了瞧郭小玉后向外室走去。

明月高悬，偶尔会被一片薄云遮掩，就如同郭小玉此刻的心境一般，时而明亮时而暗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狂风突然扫过，将室内的烛火吹灭。郭小玉向月亮问道：“月宫仙子，你能告

诉我他还活着吗？明日我该如何应对？爹爹年纪已大，哥哥又不在了，你让我如何决定？我真的要弃他老人家于不顾吗？月宫仙子，求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呀？”

“你无须烦恼。”窗外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。“是谁？”郭小玉呵斥道。

“小姐不要高声，我是月宫仙子派来拯救你的。”

“大胆贼人，你敢取笑我。”“你我非亲非故，非亲非友，我为何要取笑你？”

“你快些出来，让本小姐瞧瞧你是人是鬼。”“既然小姐想见我，我便让你瞧一瞧，烦请小姐向右侧让一让。”

郭小玉艺高胆大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倒要瞧瞧你是人是鬼。”想念间，身子向右侧走去。她刚走出两步，突地从窗外跃入一个黑衣蒙面之人。郭小玉见此人身材苗条，个头与自己差不多，头上绾了一个发髻，正上下打量着自己。

“小姐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冬儿听到动静，点了烛火向室内走来。

“你不要让她出声！”黑衣蒙面之人向郭小玉说道。

冬儿见室内多了一个黑衣蒙面之人，吓得差点儿将烛火丢掉。她跑到郭小玉身前颤声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你还不走，我叫人啦。”

郭小玉道：“冬儿不必担心，管她是人是鬼，既然她进来了，是去是留就由不得她了。”

冬儿知道郭小玉武功高强，但还是担心道：“小姐，既然你不认识她，我们还是叫些帮手吧。”

黑衣蒙面人向冬儿训斥道：“你家小姐都说不需要帮手了，你还在啰唆什么，你想替你家小姐做主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冬儿急道，“你胡说，我怎敢替小姐做主？”

“那你就把嘴巴闭上！”黑衣蒙面人轻声喝道。

郭小玉向冬儿道：“此人油腔滑调的，你不要理她。”转向黑衣蒙面人道：“既然你是月宫仙子派来见我的，就请露出真面目吧。”

黑衣蒙面人咯咯笑道：“我自然会让你看的。”说完将面巾揭下。

郭小玉仔细瞧去，见她年纪与自己相仿，弯眉大眼，鼻梁挺直，虽然嘴巴略微大了些，但仍然难掩清丽脱俗之貌。

女子见郭小玉瞧着自己发呆，咯咯笑道：“你紧盯着我干吗？莫非你已经瞧出我是月宫仙子的使者不成？”

郭小玉见对方是一个美貌少女，绷紧的肌肉立时放松下来，微笑道：“原来当真是月宫仙子的使者到了，小女子倒是失敬了。”

冬儿抱住郭小玉手臂提醒道：“小姐，她哪里是什么使者，你没有瞧见她背上的包裹，她分明就是一个盗贼。”

郭小玉轻拍冬儿的手臂道：“你不要多言，只需瞧着便是，免得让使者难堪。”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母亲炖的“秋”

熊燕

翻开日历，又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：“立秋了，该是收敛心神、好好滋润五脏六腑的时节了。”

母亲自从那年做了心脏手术，就特别注意养生。“辛辣的少吃，泄肺气。多吃点酸的，买几个雪梨，炖一炖才好。”于是，周末厨房里便有了那盅清润的冰糖雪梨炖枇杷。水汽氤氲间，那股清甜的气息弥散开来，像是能安抚下整个秋天的燥热。舀一勺入口，梨肉软糯，汤水甘润，从喉咙一直暖到肺里。母亲说得对，这盅甜汤下肚，人心也跟着静了。

若早起觉得喉间干痒，母亲便会熬一锅红枣银耳莲子羹。银耳得提前一夜泡发、撕碎，红枣切片，莲子去芯。她总是一边剥莲心，一边念叨：“芯苦，去掉了，汤才甜，孩子们才爱喝。”小火咕嘟煲一个多小时，满屋都是枣香混着银耳的醇厚。盛上一碗喝下去，不仅润了肺，更暖了胃。这份甜，是母亲怕我们上火、怕我们累，把关爱都熬进了绵软的汤汁里。

记得我小时候一咳嗽，父亲便煮白萝卜冰糖水。父亲话不多，只是把碗推到我面前，说一句“趁热喝”。如今想来，那清汤寡水的甜，其实就是最朴实无华的父爱。

母亲说：所谓养生，说到底，不过是顺时而食，用心而烹。那些辛辣的、刺激的，暂且放一放，让生活回归到一碗汤、一盅羹的清淡与温和。

秋风虽起，但有这亲手炖煮的甜润在，家便永远是温暖的。一碗冰糖雪梨、一盅银耳莲子、一杯白萝卜冰糖水……就这样，伴随着我们安安然然地，度过这悠长而温润的秋天。